



論語徵集覽

十八

服部文庫

117

247

18



117
247
18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八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
聖賢之出處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
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仁者愛人三人
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諸父微子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
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
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古義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
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
奴比干以諫見殺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爲身嫌故
皆謂之仁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偏至正而不偏
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爲奴
而奴當死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
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忘君爲奴則似於辱身故
夫子原其志而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爲微子箕
子暴自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之
意且就此觀之則知爲仁者或遠或近不可以一

而拘焉

徵殷有三仁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
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朱子曰同出於至誠惻怛
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仁
齋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爲身嫌故皆謂之仁又
曰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偏至正而不偏皆自慈
愛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爲奴而爲奴
當死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
之意但去則似於忘君爲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
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爲微子箕子暴

見

三

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之意。愚按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爲仁而斷之云爾。後世朱子仁齋之徒。皆各以己所見以定所謂仁者。而推言三子之心必合諸己所見者。以解孔子爲仁之意焉。是以其說皆雖可聽。吾未知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怛。仁齋所謂至誠而不僞。至正而不偏。此皆吾所謂各以己所見者也。幸區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朱子仁齋之說人不能斥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

其說窮矣。故知何晏之說優於二家也。且如仁齋之說止可謂之忠耳。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鑿乎。今且據仁字之義。參以論語之文。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爲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

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是焉。

柳下惠為士師。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古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新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古義士師，獄官黜退也。此承上章類而記之。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蓋夫子稱柳下惠三黜不去而終不失其正，又有戀戀於父母

之國之意非仁者不能也

孟子公孫丑篇

徵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仁齋味其言，以為非仁人不能言矣。是但以其氣象優游不迫而已。可謂不知仁而強為知之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仁，是以肖於仁。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古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以聖道難成，故云。

吾老不能

新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古義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言吾年老力衰不能用季孟之事而遂行○愚謂景公既曰以季孟之間待之而不可遽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微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而行之例以此語為夫子之言○按舊說據史記世家以此為魯昭公二十五年之事此時孔子年三十五名位未顯想無景公以季孟待之之理恐他日之事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猶齊王欲授孟子室養第子以萬鍾之類也季孟皆魯之強臣景公遽欲以此待孔子○禮固隆然非待孔子之道此夫子行之所以

徵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古來以為景公言而仁齋

乃謂孔子言下文有孔子行則曰之為景公曰豈不然乎昧乎辭而好奇祇貽人笑耳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齊之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古義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前記三仁柳下惠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夫聖賢之事出處進退雖並行而不相悖然中庸為至矣

此夫子之所以獨度越于群聖也論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膳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證矣

徵齊人歸女樂。仁齋先生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膳。本非一時之事。史

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

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孟子告子篇

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古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復諫止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

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包氏曰下下車

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歌

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

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

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古義 接輿楚人佯狂。王仕時孔子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下文乃其歌詞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鳳比之。但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故接輿譏其不能隱以為德衰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勸孔子避亂隱居也。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下下車也。孔子蓋欲為接輿言斯人之徒與而不可絕物離世獨善其身也。輔氏廣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絕人逃世專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黑白之不同也。

徵 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後世詩學不傳遂以為實譏孔子。夫比孔子以鳳豈譏之者乎。孔子欲與之言未註蓋欲告

漆雕開事見公冶長篇

之以出處之意。其意以為孔子欲使接輿知出處之道邪。古之人各行其意孔子不能強之。漆雕開何況接輿乎。以為孔子欲暴己之意邪。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憇乎。可謂謬已。孔子之欲與之言亦知其為佯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輿之趨而辟遂其狂態也。所以遂狂態者不欲使人覺其為佯狂也。接輿必是姓名。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妄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曾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覆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

曰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邦廣五寸二邦為耦
 津濟渡處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孔安國曰
 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舍此適彼
 故曰誰以易之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
 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
 世之法鄭玄曰覆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
 津告為其不達己意而使非己也孔安國曰隱於
 山林是同羣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於

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言凡天下有道
 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新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
 渡處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
 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滔
 滔流而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覆
 種也亦不告以津處憮然猶憤然惜其不俞己意
 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
 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
 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
 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
 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古語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
 濟渡處執輿執轡在車也初子路御而執轡今下
 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朱
 氏曰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
 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
 謂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朱氏曰憮然猶憤然

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
 可為絕人離世自逃山野以獨潔其身哉天下有
 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
 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論曰
 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下欲變易天
 下者是以己之道強天下也不欲變易天下者是
 以天下治天下也蓋天下以人而立不能去人而
 獨立故聖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未嘗避天下而
 獨潔其身如長沮桀溺之流固非通乎天下達乎
 萬世之道也夫佛氏以寂滅為教老氏以虛無為
 道思以易天下然到今二千有餘歲佛氏未嘗能
 滅天下之君臣父子夫婦而老氏亦未嘗能復太
 古之無為於是益知吾夫子之教大中之所以直
 古今不可以復加也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又曰以人治人改而止聖人之不絕物
 憤世也若此唐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蓋
 得此意

徵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

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以
 不必訓與訓與亦同義辟人之人本指人君可見
 天下皆是亦指人君也學者多言天下之人皆無
 道者非孔子時語意矣耨而不輟升庵曰賈勰曰
 古曰耨今日勞勞郎到切說文耨摩田器諺云耕
 而不勞不如作暴此說與舊說不同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謂
 若使天下人君皆有道則丘何必欲輔之變易風
 俗哉朱註盡之矣仁齋乃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
 人不欲變易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

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可謂昧乎辭已凡諸書天下有道邦有道無道皆以人君言之而所謂道皆先王之道且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聖人何嘗不欲變易也仁齋之言一如未嘗讀書者何其曰天下自有道者本諸中庸道不遠人而中庸亦指先王之道而言吁好奇之失一至于斯歟按蔡邕石經孔丘與下無曰是也三字稷下無而子路下無行夫子作孔子憚作撫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古包氏曰丈人老者也蓀竹器名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孔子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未知所以答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鄭玄曰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孔安國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包氏曰倫道理也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言不
 也芸去草也知其隱者敬之也孔子使子路反見
 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
 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子路述夫
 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
 丈人因見其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節固知其不可
 廢矣故因其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亂倫亦非忘義以徇
 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
 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
 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
 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
 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
 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古義丈人亦隱者篠竹器朱氏曰分辨也五穀不
 分猶言不辨菽麥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植倚立也芸除草也知其隱者敬之也丈人亦知
 子路非常人故其待之甚懇孔氏曰子路反至其
 家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夫子
 之意隱者潔其身以廢大倫故識其無義子路見
 其二子自有兄弟之分則固既知其長幼之節不可
 廢也因明君臣之義其不可廢亦如此倫理也大
 倫者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也行其義謂仕以達其道也黃氏榦曰
 列接與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
 合而去然亦未嘗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
 論曰隱者以不仕為義聖人以仕為義蓋義者天
 下之大路也舍之則不可以一日行焉君子之仕
 也非以干祿也將以達其道於天下也聖人豈可
 止而不知者乎若以此時而止焉則是無義也故
 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後世儒者之論義也蓋亦
 隱者之見焉耳

徵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註責其不事

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失之。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子路曰。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二子。朱註因之。而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竊疑孔子使子路述其意。何必然也。福本似是。按蔡邕石經。植作置。古字通用耳。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古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包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馬融曰不立惡人於朝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窟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申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其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

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於水之共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世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古義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按虞仲夷逸不見經傳荀子書有子弓或曰即朱張之字少連東夷也見檀弓或以虞仲為泰伯弟仲雍然泰伯死仲雍繼其位則不可謂之逸民且生在於伯夷之前則夫子不可列之於叔齊之下也恐別是一人陳氏櫟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慮思慮也中慮言意義合人心朱氏曰隱居獨善合樂道之清教言自廢合乎道之權言七子各有可有不可非絕世離俗則必和光同塵皆不可行故夫子言此以斷之無不可者義之盡而道之全也學苟不至乎此者必可則無不可不可則無可唯聖人仕止久速各適其義而無

不可可之可言也

徵 虞仲朱註以為太伯弟仁齋先生以泰伯死仲

雍繼立又生於伯夷之前而疑其稱逸民列諸叔

齊之下為是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卿

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

也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

倫字見詩正月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樂記曰樂者通倫

理者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樂行而倫

清是必古言未審何謂朱子乃曰倫義理之次第

或謂那疏王弼

荀子非十二子

詩正月小雅祈父之什

見詩

集賢卷之十八

十二

書舜典曰無相奪倫

中庸曰小德川流六德敦化

也如此解書豈有不可解者乎可謂胡說已竊意如不相奪倫是樂有倫蓋絲以絲終始竹以竹終始匏以匏終始歌以歌終始各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蓋父子有父子之道君臣有君臣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不可得而同是所謂倫也道不可一槩論矣有通於一切者又有不通於一切者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焉然先王之道亦有若是者焉辟諸小德之川流豈是之謂邪又曰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亦

出見中庸與對錄永所加章篇

孟子盡心篇

孟子曰萬章篇

未足以稱柳下惠少連矣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柳下惠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其過可知已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可見潔身者亦古聖人之德也唯潔身而已矣言行皆無可

孟子曰公孫丑篇

聖之時孟子萬章篇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中庸

觀故不曰行而曰身然其所以廢絕若是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廢中權我則異於是者此時孔子隱居不仕故引諸逸民而明其所以異也無可無不可者朱註引孟子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孟子以孔子對伯夷伊尹一出一隱言之言其不拘一端也而所謂可字以義之可否言之豈可以解此章乎又如聖之時者也亦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非此章之意矣此章之意伯夷已下七人皆道不可行而隱矣孔子則異於此焉道大德宏故在

晨門曰憲問篇

孔子曰先進篇

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故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不可行也晨門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凡此不可皆以道不可行言之與此章可不可同義學者察諸按蔡邕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所已乎則已以同言惠以之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包氏曰鼓

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也孔安國曰播搖也武名也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

大

新大帥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擊鼓者方叔名河內內播搖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

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鳴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此記賢人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古義大帥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次也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班固曰王者平

且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蓋宜三飯鼓擊鼓者方叔其名河內內播搖也

武名也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海海

鳴也朱氏曰此記擊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當時世亂道湮賢者不

得志非隱于抱關擊柝則逃于伶官樂工若簡兮之詩是已若大師擊以下諸人散之四方者蓋以

斯時雖魯國亦不可仕非專尚淫哇之聲而正樂不行故也

徵亞飯三飯四飯升庵引白虎通而謂王有平旦

食晝食晡食暮食殊不知亞飯之亞如亞獻之亞

每食皆有亞飯三飯四飯而升庵以四食配四飯

可謂謬矣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

九故鄭玄謂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

十五飯賈疏謂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則士之

祭有亞飯三飯而大夫以上當有四飯今有亞飯

升庵外集經說

鄭謂賈疏共見有司徹

見詩

集覽卷之十一

十六

而無初飯則知初飯不須備也。亞飯三飯四飯為

祭奏樂備尸食之官者審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古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已之親。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新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

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

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古義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陸氏本作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

大故謂惡逆。此章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徵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

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未穩。韓愈筆解：施當

作弛。朱註曰：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今且從之。祇其

解曰：弛遺棄也。非矣。韓愈曰：不弛慢為是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隳、季騶。

古包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新或曰：成王時八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升庵文集史類
外集經說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古義 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四乳生八子其事甚異恐不可信只是言當時人物之盛耳陳氏櫟曰記魯味賢人之隱避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

徵 周有八士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邢昺曰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宣王時升庵引汲冢周書克啟解乃命南宮忌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

邦君之妻季氏
篇
色斯舉矣鄉黨

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張橫渠曰記善人之多也是或然矣蓋與啟有三仁同辭然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偶得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四乳生八子亦以伯伯仲仲叔叔季季相並云爾然世亦有是事豈足怪乎且今俗惡雙生必殺其一原諸人情雖古亦然觀於此則其風少弭邪君子之所以貴博物也

論語徵集覽
卷之十八

雖此其風火與地之能以貴新也
 且今亦不與主必能為一氣於人計雖亦
 於中則對李李計並云爾然世亦亦長事喜
 人等其神則對計對之耳四錄在八千
 蓋風公以不交朕之妻章為祺舉矣章長也
 古人之言將請之必請請請辭末空與以此
 娘亦三耳同竊然吳餘請無手意於古六
 人並之親然則曰請專人之長也長也長也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八終

古南宮丸也

